



黄河

杜英姿·主编

人民日报出版社

黄河

杜英姿·主编

黄河(11) 11月出版

黄河(11) 11月出版

黄河(11) 11月出版

黄河(11) 11月出版

黄河(11) 11月出版

黄河(11) 11月出版

黄河(11) 11月出版

黄河(11) 11月出版

黄河(11) 11月出版

黄河(11) 11月出版

黄河(11) 11月出版

黄河(11) 11月出版

黄河(11) 11月出版

黄河(11) 11月出版

黄河(11) 11月出版

黄河(11) 11月出版

黄河(11) 11月出版

黄河(11) 11月出版

黄河(11) 11月出版

黄河(11) 11月出版

黄河(11) 11月出版

黄河(11) 11月出版

黄河(11) 11月出版

黄河(11) 11月出版

黄河(11) 11月出版

黄河(11) 11月出版

黄河(11) 11月出版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岁月河山/杜英姿主编.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7

ISBN 978-7-80208-555-8

I. 岁…

II. 杜…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2438 号

书 名:岁月河山

作 者:杜英姿

责任编辑:文 一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100733

发行热线:(010)65369529 65369527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龙兴印刷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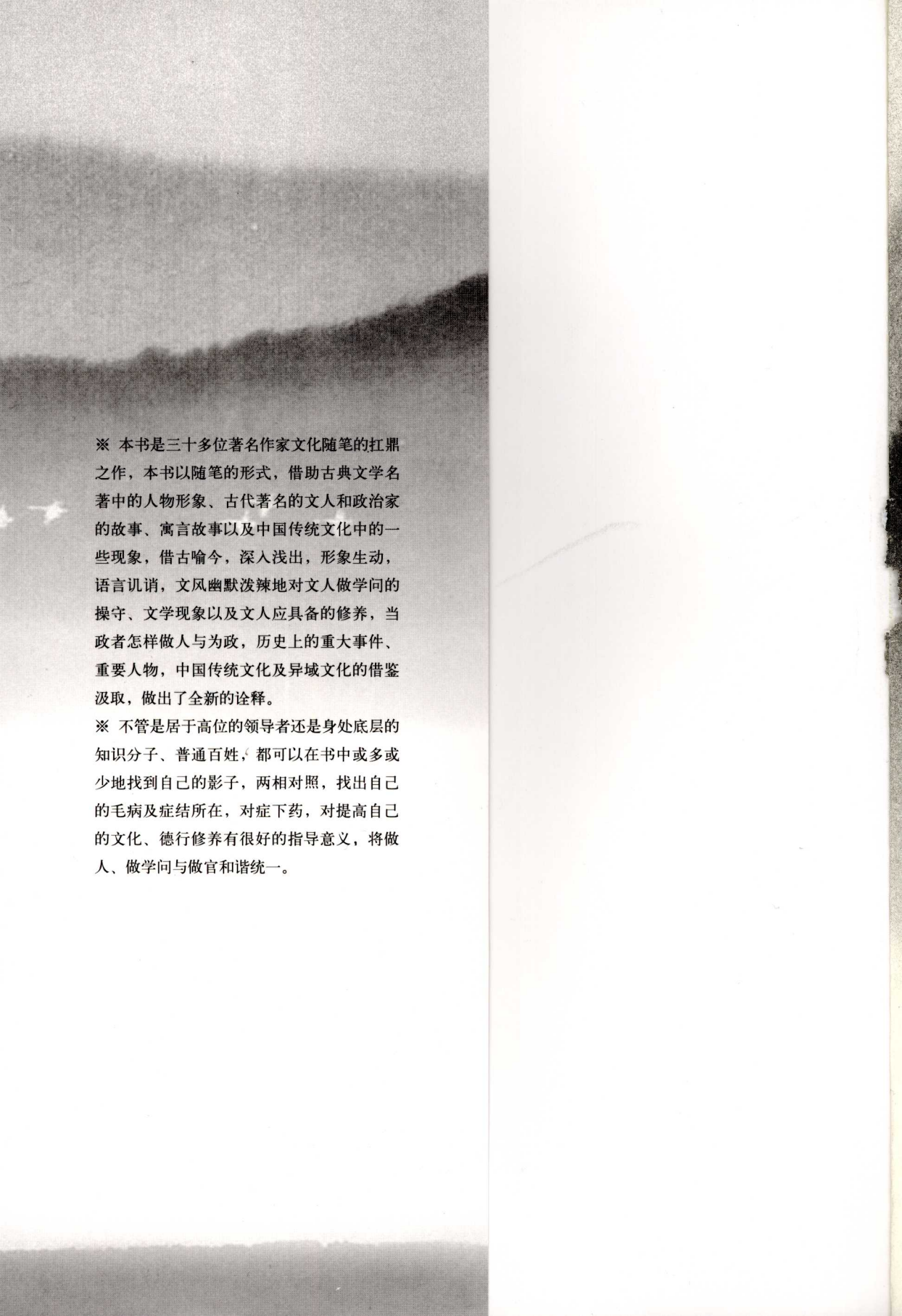
字 数:308 千字

印 张:16.5

印 次: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08-555-8

定 价:25.00 元



※ 本书是三十多位著名作家文化随笔的扛鼎之作，本书以随笔的形式，借助古典文学名著中的人物形象、古代著名的文人和政治家的故事、寓言故事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现象，借古喻今，深入浅出，形象生动，语言讥诮，文风幽默泼辣地对文人做学问的操守、文学现象以及文人应具备的修养，当政者怎样做人、与为政，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中国传统文化及异域文化的借鉴汲取，做出了全新的诠释。

※ 不管是居于高位的领导者还是身处底层的知识分子、普通百姓，都可以在书中或多或少地找到自己的影子，两相对照，找出自己的毛病及症结所在，对症下药，对提高自己的文化、德行修养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将做人、做学问与做官和谐统一。

目录 / Contents

说“年”	欧阳中石(001)
白居易饮酒	李国文(003)
曹操赤壁何以败	李国文(008)
陆贽的拒绝	李国文(013)
泥爱者戒	李国文(018)
饿死蔡京	李国文(022)
寓言的力量	李国文(028)
“好皇帝”和“坏皇帝”的幸运	石英(033)
又逢“甲申”	石英(037)
“清皇朝情结”与奴性	石英(042)
忆江南,最忆是园林	王春瑜(047)
从外语传入说到同文馆	王学泰(050)
近百年的儒学与《论语》热	王学泰(054)

“文革”后期读书记	陈漱渝(060)
田家英的闲章	卞毓方(062)
大渡河上三首歌	梁 衡(066)
你不能没有家	梁 衡(070)
曾是藤花红满檐	肖复兴(073)
天乐园纪年	肖复兴(076)
历史的伤口	李 旻(081)
女性:权利还是权力	王 绯(086)
孝悌的妙用	熊召政(092)
宣宗的《悯农诗》	熊召政(098)
元典精神对话录	熊召政 冯天瑜(102)
上海的现实主义	池 莉(107)
穷其一生为《聊斋》	国 风(111)
边塞风流	国 风(122)
人间情怀	国 风(128)
知遇之恩	国 风(135)
人天交融的和谐	国 风(140)
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信	王开林(147)
征婚启事七十年	王开林(150)
英雄不是杀人狂	王开林(153)
说不尽的汉武帝	周绚隆(157)
失节夫宽容失贞妻	李 勇(161)
孙悟空的历程	亢 霖(164)
床前明月光	刘士林(167)
“学者”政治家的悲剧	程亚文(172)
“贪而优”则“擢”?	何承亨(175)
《水浒》里的经济学	张晓晖(177)

胡雪岩成败的启示	张晓晖(179)
《三国演义》里的管理学	张晓晖(181)
武督头误打李外传的超现实性	李丽华(183)
流星划过依旧绚烂	王建润(187)
吴章钧的文化情结	郝建业(193)
溱潼说麋	佟 铮(197)
狗的哲学	牟丕志(201)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陈 艺(204)
留在东岳的“日记”	李 玉(209)
木秀于林	李 京(214)
人品与官品	李新忠(223)
朱元璋删《孟子》	李洁非(225)
说崇祯	李洁非(231)
“搞怪皇帝”朱厚照	李洁非(242)
奶妈之翹楚	李洁非(249)

辞岁，这算过年了，旧岁除了，迎来了初一开始的新岁。

“拜年”是个大礼，自己家的长辈要拜，岁数大的平辈也要拜，世交、邻里……都要走动走动，拜一拜年。正是一番熙熙攘攘，热热闹闹的和乐景象。

小孩子拜年不白拜，大人总要给一点“压岁钱”的，或多或少，总得有这么点意思。当然，在小孩子来说，是件高兴的事；但对于一些手头不太宽裕的大人来说，当然就是一件不算太轻的负担，但，不管怎样，总是大家图个高兴的好事。

新风俗把一些迷信的东西都革除掉了，请神送鬼的陋习改了很多。但，忙过一年之后，趁着农闲，大家走动走动，彼此看望看望，搞一点娱乐，吃一点年夜饭，总在人情之中的。所以至今大家还要“过年”、“忙年”、“拜年”的习俗一直延续了下来。

按西历说，现在已到了 2004 年的 1 月，但按农历说还得等到 22 日才是“甲申”年的正月初一。我们中国人民是非常融和的，西历“年”，过；农历“年”，也过，只是农历“年”显得稍隆重一些。

我觉得我们从 21 世纪以来，国家蒸蒸日上，似乎前进的步伐更加快了，人民更加意气风发了。我也满怀高兴，随着大家的欢乐也欢乐起来，在这辞旧迎新的日子里，我写了一副对联：零四四通八达与时俱进；甲申申旦开济逐岁更新。谨作为我给诸前辈、学长、兄嫂姐弟妹……拜贺年的一点献礼好了。

白居易饮酒

李国文

诗是吟的，酒是品的。

好诗要慢慢吟诵，好酒要细细品味。吟好诗，品好酒，不但是古人，也是今人的一种美的身心享受。

不过，说来不觉有点遗憾，如今，好酒是越来越多，好诗却越来越少，酒吧是越来越贵，诗刊却越来越糟。写诗的人越来越茂盛，读诗的人越来越稀缺。于是，自20世纪初胡适的《尝试集》倡白话诗以来，中国便成了一个有酒可品，无诗可吟的极其缺乏诗意的国度，想想唐朝，处于酩酊状态下的那些诗人，酒喝得越多，诗写得越好，该是多么令我们羡慕的了。

大约旧时诗人，懂酒、识酒、知酒、深谙酒之妙处，能从中汲取到诗的灵感，当今诗人，善饮者不少，明白酒之真谛而形诸绝妙文章者，却不多。所以，在唐朝诗坛上，无论初、盛、中、晚，凡好的诗人，差不多都好酒，而且还非一般的好，是嗜好，是癖好，有的甚至到了无酒不成诗的地步。因之，诗有酒意，酒有诗情，便是唐朝诗歌的一个相当突出的特色。

据宋·叶廷《海录碎事·酒门》：“李白每醉为文，未尝差，人目为醉圣。白乐天自称醉王，皮日休自称醉士”，可见当时诗人与酒是个怎样密切的关系了。再往远看，从曹操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到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在中国，无数好酒的诗人，写了无数出色的饮酒诗。

在中国，凡声名遐迩的好酒，都留在了诗人的作品里。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只要捧读他们这些锦词绣句，那佳醪浓浆的口角噙香，那金盏玉杯的诗情画意，那酩酊陶然的情致风雅，那玉山倾倒的酣畅淋漓，仍令人不禁酒兴大发的。

所以,好诗如好酒,耐人玩味,好酒如好诗,让人心醉。

虽然,“李白斗酒诗百篇,天子呼来不上船”,但唐代诗人中,李白写酒的诗,在数量上远不及白居易。“白乐天自称醉王”,当非虚言。一部《白香山集》,真可以说他是一位诗中有酒,酒中有诗的文学大师。

抄录在下面的这首《醉歌行》中,他把适可而止,尽兴为善的饮酒哲学,写到了透彻的地步。

朝亦独醉歌,暮亦独醉歌。

未尽一壶酒,已成三独醉。

勿嫌饮太少,且喜极易致。

一杯复两杯,多不过三四。

便得心中适,尽忘身外事。

更复强一杯,陶然遗万累。

一饮一石者,徒以多为贵。

及其酩酊时,与我亦无异。

笑谢多饮者,酒钱徒自费。

——《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之五

还有一首《劝酒歌》,更把人生的况味,世情的参悟,写到了极致的境地。

劝君一盏君莫辞,劝君两盏君莫疑,劝君三盏君始知。

面上今日老昨日,心中醉时胜醒时。

天地迢遥自长久,白兔赤乌相趁走。

身后堆金拄北斗,不知生前一樽酒。

君不见春明门外天欲明,喧喧歌哭半死生。

游人驻马出不得,白舆素车争路行。

归去来,头已白,典钱将用买酒吃。

一般来说,不懂酒者,无诗;不好酒者,无好诗;不善于在酒中觅得诗魂诗魄者,诗人的想象翅膀,也难以高高飞翔起来。白居易,甚至到了晚年,还写下《劝酒十四首》,虽醉眼朦胧,但对世界看得异常清晰;虽酒意盎然,但对人生保持相当

清醒。诗前的那短短序文,大致可以看到这位自封“醉吟先生”的诗人,是如何沉醉于酒乡之中,而有特别冷静的思考了。

予分秩东都,居多暇日,闲来辄饮,醉后辄吟。苦无词章,不成谣咏。每发一意,则成一篇,凡十四篇,皆主于酒,聊以自劝,故以《何处难忘酒》、《不如来饮酒》命题。

白居易将酒、诗、琴,视作“北窗三友”,可是,在他的诗集中,写琴的诗,其实是屈指可数的,而写酒的诗,却比比皆是,荦荦大观。他的全部诗歌中,至少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与酒有关。我一直思索,诗人对于酒的这一份眷恋,这一份陶醉,这一份念念在兹,这一份情有独钟,是否与《旧唐书》称:“白居易字乐天,太原人”,《新唐书》称:“白居易字乐天,其先盖太原人”的籍贯,有些什么联系?是否与他祖先成为山西人前,还曾策马扬鞭于大漠朔方,血管里至今仍流动着龟兹民族的浪漫精神,有些什么关联?

经南北朝,到隋,到唐,民族的大融合,已经模糊了五胡与中原的华夷界限,在唐代,很有几位诗人,其出身,颇具浓重的西域背景。如李白的家族源于“碎叶”说,即是一例。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热海)以西,托克马克附近的城市,很难说李白不具突厥民族的基因。如元稹,为鲜卑族后裔,已是定论。据近人陈寅恪考证,他与崔莺莺的这段恋情,很大程度上是他用掩饰的写法,讲述他和来自中亚粟特(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汗北古尔丹一带,当时称曹国)的移民女子,所发生的“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

陈寅恪更想象这个被诗人负心背叛的女主人公名字,应为曹九九,是一个美丽得令元稹情不自禁扑上去的酒家胡。诗人压抑不住的冲动,美女无法控制的激情,可能都是缘起边外少数民族比较发达的性腺在起作用了。用现在的语言,曹九九是来自异国他乡的打工妹,在山西永济,古称蒲州的一家酒肆中当女服务员,对于元稹的诗才,人才,一见钟情,委身于他,是可以理解的,何况,有酒精在为爱情助燃。

中国之种植葡萄,始于唐,中国之酿葡萄酒,亦始于唐,这是唐太宗李世民平定西域,一统天下,胡汉交融的结果。而中国生产出有品牌的葡萄酒,名曰“河东乾和”,也是从山西黄河边的永济开始的,那位曹九九小姐,在她的店里用来招待情人,频频劝饮的,色如琥珀,味若琼浆,甘若蜜露,香若兰芷的葡萄酒,正是当地特产“河东乾和”名牌啊!不知为什么,山西制酒业者竟不珍惜和光大这样悠久的历史光荣,而山西的文化人,或许书读得太多而呆的缘故,竟把这近乎常识的细节忽略过去,错过了多好的商机啊!

由此可见，三晋本为酒国，白居易之不能忘情于酒，与其祖籍山西太原的因素，大有干系。太原，旧属河东郡，北魏·酈道元的《水经注·河水四》，还为河东郡之善酿缘起，记下了一则神奇的古老传说。

河东都民有姓刘名墮者，宿善工酿。采挹河流，酿成芳酎，悬食同枯枝之年，排于桑落之后，故酒得其名矣。

由此可以想象，白氏家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生活在这块中原酒文化的发源地上，而从庾信的诗句：“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天”，从杜甫的诗句：“坐开桑落酒，来把菊花枝”，大约远自南北朝时期起，一直到隋、唐，乃至后来的宋、元，河东郡的桑落酒，一直为见诸史册的公认名酒，被历代饮者所喜爱。

因此不妨推断，对白氏家族而言，耳濡目染，佳醪独抚，齿沾舌尝，尽爵毕觞，在生理基因中，遂有了这种喜酒好饮，把盏握杯的天性。所以，唐代大诗人白乐天好酒嗜饮，擅品常醉，应该与他祖籍河东郡这出佳酿的酒乡，有着莫大的关系。

从古至今，山西是出好酒的省份，所谓“河东桑落酒，三晋多佳醪”，与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其丰沛富庶的天然资源，与其传统风格的酿造技术，与其历史悠久的地域文化，相辅相成的结果。读唐·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列举盛唐时期享誉域内的名酒时，河东桑落酒与剑南烧春并列。那么，到了今天，植根于山西水土的诸多名酒，以其优良的品质，以其上乘的口感，以其沁人的芬香，以其清冽的滋味，大获当代饮者的青睐，也是古代酒乡河东郡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发扬吧！

白居易饮过的桑落酒，当代人是很难再有此口福了，但近代中国，山西的酒，总是榜上有名。其实我之饮酒，不能满觞，大有苏东坡《题子明诗后》一文中所说“吾少年望见酒盏而醉，今亦能三蕉叶矣”的意思。蕉叶，是一种浅底酒杯，容量不大。我就是属于这类愿意喝一点酒，但酒量有限，喝得不多，绝非主力的酒友。可是我很愿意在席间，在桌上，在小酒馆里，在只有一把花生米，一个搪瓷缸子，席地而坐的露天底下，看朋友喝酒，听朋友聊天。尤其喜欢西汉杨恽所作《报孙会宗书》，向往那“酒后耳热，仰天抚缶而呜呜”的激情，期待能够抒发出自己胸中块垒的热烈场面。

1957年我当了右派后，发配去劳动改造的第一站，就在贯穿豫西北和晋东南的铁路新线工地上。河南这边，山极高，极陡，极荒凉，山西那边，地极干，极旱，极贫瘠。那时，我劳累一天以后，铁路供应站卖的那种散酒，喝上两口，放头大睡，曾经是解乏兼之忘掉一切屈辱痛苦的绝妙方剂。起初，瓶装的山西名酒，还在货架上放着，颇引得爱酒的我嘴馋。但打成右派，工资锐减，养家糊口，哪敢奢侈，也就只能远远看上一眼，聊过酒瘾而已。

身在晋地而不饮晋酒，心中总有一点欠缺的感觉。

到得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物资供应渐显匮乏之际，别说瓶酒，连散酒也难以继了。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也记不得是属长治市管，还是归长子县管的两地交界处的小镇上，一家已经没有什么货品可卖，只摆放着牙膏、牙刷的供销社里，居然在货柜底下，我发现还放着一瓶商标残损的名酒。当我倾囊倒篋，连硬币都凑上，将这瓶酒拿到手，对着冬日的太阳，那琼浆玉液的澄澈透明，当时，我的心真是醉了。

而将这天赐良机，不期而得的佳酿，带回到工棚，与我那些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工友们，共享这份快乐时，他们也都喜不自胜。人总是在没有的时候，才体会到有的可贵，人总是失去以后，才知道拥有的价值。那瓶酒，在人们手中传来传去。冬天，晋东南的丘陵地带，夜里干冷干冷，寒号鸟叫得人心发怵，帐篷里尽管生着炉子，也不免寒气逼人。不过，这瓶酒，却经过一只只手握过来，透出温馨，透出暖意，尤其后来打开瓶，酒香顷刻间将帐篷塞满，那时，尽管酒未沾唇，我的这些工友们先就醉成一片了。

说来好笑，当辛酸成为历史，也就不觉其苦涩了。那时，几乎没有别的下酒物，你有再多的钱，也买不到任何可吃的东西，有人从炊事班讨来一些老腌咸菜，蔓菁疙瘩，一个个吃得那么香，喝得那么那么美，成为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回味无穷的话题。

不过只是一瓶酒，却能焕发出人们心头的热。

他们知道那时的我是右派，也知道我曾经是作家，而且因为写什么小说，被打下来的。于是有人问，老李，你不是说过好诗如好酒，好酒如好诗么？你不来上一首？

我一愣，我还有诗吗？我灵魂深处还能发掘出来一星半点的诗意吗？

尽管我马上想起来白居易的“唯当饮美酒，终日陶陶然”的诗句，可我却“陶陶然”不起来，尽管那倒在杯子里的酒，芬芳扑鼻，馨香无比，其味佳醇，其韵悠远，但那种政治境况下的贱民，不可接触者阶层的我，唯有愁肠百结，只剩满腹悲怆，哪有诗意存在的空间，哪有诗兴挥发的余地，真是愧对佳醪，辜负琼浆，竟一句诗也写不出来。

不过，我倒也并不遗憾，因为在那个年代里，在那个寒冷的冬夜里，那瓶使人们心头熊熊燃起来的好酒，那一张张把我当作朋友的脸，在我的全部记忆中，却是最最难忘的一首最好的诗。

曹操赤壁何以败

李国文

一个文人，来到什么地方，就要赋诗一首，碰到什么场合，必定题词一幅，遇到什么小女子，赶紧赠画送书，大献殷勤，最后累得自己吐血，这种生怕人家不知道他的重要性，他的特殊性，他的不同一般的名声、地位、待遇、威望，以及他理应得到的拥戴、追从、信仰、敬重的表演欲，绝对是生理的老，加上心理的老，双重老化的结果。

公元208年(东汉建安十三年)，曹操在赤壁发动了一场大战。

这是他将黄河流域的各路诸侯，大漠朔方的各族渠首，统统打趴在地以后，腾出手来要收拾长江流域强敌，一次乘胜追击的决定性行动。

曹操是强悍的政治家，是善战的军事家，也是才分很高的文学家，但这位枭雄选择的战机，无论在天时上，在地利上，在人和上，都不是最佳状态。曹操灵魂中的诗人性格，浪漫气质，使他失去最起码的审慎和谨慎。你就看他在渡江前夜，马上就要发起总攻的那首“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的古体诗，其踌躇满志，其头脑膨胀，那一副按今天小青年所说的“酷毙了”的形象，看来此公已不具打袁绍时纵横捭阖的英武，也再无逐乌桓时千里驰骋的神俊。

那年，他43岁，应该说不老，但此时此刻，横槊赋诗的这个举动，却绝对是老态。

也许东汉的中国人，平均寿命要低，年近半百，大概就算老了，否则，孙权不会张嘴“老贼”，闭嘴“老贼”地对曹操口出不逊的。这不是《三国演义》小说中的虚构，而是见诸陈寿《三国志》的正史。因此，或许正是年龄因素，曹操输在了赤壁。

政治家的老化,表现在思维能力慢,军事家的老化,表现在应变能力低,文学家的老化,表现在想象能力差。作为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的曹操,在赤壁一战中,充分表现在他老了以后的慢、低、差三者上。虽然老兄挟雷霆万钧,望风披靡之势,存志在必得,旗开得胜之心,但实际上,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他打的是一场自己压根不熟悉的水战。

曹操绝对明白,打仗与写诗不同,诗写得不好,可以修改。战争这个机器,只要开动起来,一步棋错,全盘棋输。可他执意要打这一仗,不拿对岸的年青指挥员当回事,倘非老了的缘故,又能是什么?结果如何呢?第一,准备不够,第二,轻敌大意,第三,仓促上阵,第四,最主要的,在双方接触以后,主帅的应急能力不及,纠错措施迟慢,只有被动挨打的份,而无招架还手之力。

呜呼!一个人,不管他原来多么伟大英明,多么光荣正确,有了一把年纪以后,老而清醒,老而睿智,老而知趣,老而识相,岂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他在赤壁铸下他一生中最大的错。一位美国将军,评述上世纪50年代发生在朝鲜战场上,那次美国与中国的较量,作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所发动的一场错误的战争”的结论,用之这场赤壁之战,是完全可以的。

曹的对手周瑜这样分析:“今使北上已安,操无内忧,能旷日持久,来争疆场,又能与我校胜负于船楫间乎?今北上既未平安,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且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又今盛寒,马无藁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将军擒操,宜在今日。”

曹操,能不知道周瑜所说的这些吗?《三国志·魏书·武帝记》:“十三年春正月,公还邳,作玄武池以肄水师”,让北方那些旱鸭子,演习水战,到十二月,训练不足一年,就开赴战场,在风浪中,在舰船上,站都站不稳,不败何待?

没有办法,胜利,尤其是连续的胜利,会对军事统帅产生极大的冒险诱惑,和再赌一把的勇气,经过官渡大战的得心遂意,经过征讨乌桓的势如破竹,经过江夏一役俘获了刘表的水师,这个骑在马上,厮杀一生的曹操,也要过一下在水战中指挥千船万舰的瘾。所以,曹操拍板这场赤壁大战,简直不费思量。

既是统帅太过自负的性格悲剧,也是一支打了胜仗的军队,很轻易地就能发动下一场战争的惯性作用。成功使人骄傲,胜利使人膨胀,立不世之功的自我期许,能使人觉得掉一回脑袋也值得的。

50年代的美国,挟二战大获全胜之威,颇不把小米加步枪的中国军队,和还

是刚刚建立起来的共党政权，放在眼里，于是，大摇大摆地跨过“三八线”，直抵鸭绿江，结果，狐狸没逮着，反惹一身骚。这教训，使美国隔了好多年后，才敢发动下一次的越南战争。近年来，美国人所以打了阿富汗以后，打科索沃，打了科索沃以后，打伊拉克，打了伊拉克以后，琢磨着不知挑谁当靶子打下一仗？这都是打得太顺手了，便习惯用拳头说话，甚至用拳头代替头脑思考的结果。

可是，上帝不会给人百分之百，你第一仗打赢了，你第二仗又打赢了，你第三仗就未必高奏凯歌。于是，“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曹操号称的八十三万人马，被吴蜀联军打得惨败而归。据历史学家吕思勉统计，曹军实为二十多万，吴蜀联军约五万，拥五比一的优势，被打得灰头土脸，实在是挺没面子的。

现在分析起来，曹操要打这一仗，也是势所必然，他作了相当的打仗准备，也是众所周知，但他对于对手的估计，对于时机的把握，对于水战的经验，对于人心的动向，都有尚待完善和谋划不够之处。且一个接连打胜仗的统帅，更容易迷信武力解决问题。这也是西方古罗马帝国之败亡，东方秦帝国之覆灭的历史证实了的。

强，可以变弱，弱，可以转强，赢了今天，不一定能赢明天，输了今天，并不一定明天也输。曹操有这一点豁达，便相当光棍地，拍拍屁股走人了。临走时，发表两通高论，也算是黑色幽默吧！

一，“刘备，吾俦也，但得计稍晚，向使早放火，吾徒无类矣！”（《山阳公载记》）

二，“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与孙权书》）看来，如此风流人物，竟阿 Q 式自我安慰，难怪苏轼要发出“浪淘尽”的嗟叹了。

实际上，这场长江上的决战，究竟是在蒲沂西北的赤壁，还是在嘉鱼东北的赤壁，或者就是苏轼所认定的这个黄州附近的赤壁，至今还是有着不同看法。但赤壁鏖战的真正意义，是作为一支弱势军队打败强敌的战例，在军事教材上被反复提及的。赤壁战后，等于重新洗了一次牌，魏蜀吴三足鼎立，划江而治，曹操便彻底失去了统一中国的机会。

伟人犯错误，他不是第一个。但他的问题出在哪里，我想孙权对周瑜所说：“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今数雄已灭，惟孤尚存，孤与老贼，势不两立。”其中两次说到曹操为“贼”而且“老”，是耐人思量的。

公元 208 年的长江上，在这次战争舞台上大显身手的主角，可分老中青三